

請掀開經本，第三十一面，第一行第三個字看起：

【薛簡曰。京城禪德皆云。欲得會道。必須坐禪習定。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。未之有也。未審師所說法如何。】

從這個地方看起。這是說在神龍年間，武后與中宗皇帝，禮請大師到京城去弘法，他沒有去，他上表辭疾。內侍『薛簡』，就是這個太監，當然他要回去，如何去回報皇上？那個時候可以說佛法非常的興盛，上自帝王，下至庶民，絕大多數都是學佛的。「薛簡」也是六祖大師的傳人，就是四十三個開悟的學生，他也是其中之一，可見得因緣都是非常之殊勝。薛簡就把京城裡面學佛的宗旨、方法，向六祖大師提出了報告。『禪德』就是禪宗的大德，真正有修行的人，他們多數都是這樣的主張，『欲得會道』，「會道」就是體會大道，也就是明心見性，要想見性一定要坐禪、要習定。這個『禪』就是四禪，『定』就是四空定。所以此地講的「坐禪習定」就是四禪八定，要用這樣的功夫。『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，未之有也』，這個在一般講法是對的，這就所謂是漸悟要有次第，像念書一樣有小學、中學、大學，它有次第的，修習禪定也是如此，從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然後才到四定。『未審師所說法如何』，這就是請教祖師，不知道你老人家說法是怎麼樣的？

【師曰。道由心悟。豈在坐也。】

這些話都是打破薛簡的執著，因為薛簡在京師跟安、秀兩位大師也學了不少，他也不是隨便聽聽，是真正用功在修學，雖然是個在家的身分、太監的身分，確確實實人家是下過功夫的。所以六祖在此地點破他，『道』是由心去悟，重要的心要開悟，『豈在坐也

』，「坐」不過是一個手段而已，並非目的。

【經云。若言如來若坐若臥。是行邪道。】

這個『經』就是指的《金剛經》，《金剛經》上說，「若有人言，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，是不解我所說義。何以故？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」，就是指這段經文而說的。下面六祖大師就解釋：

【何故。無所從來。亦無所去。無生無滅。是如來清淨禪。諸法空寂。是如來清淨坐。究竟無證。豈況坐耶。】

這個意思就是說如果執著在靜坐，還是不容易開悟。定能不能得到？能得到，四禪八定可以得到。縱然得到四禪八定，不能明心見性，換句話說，還是沒有辦法超越三界，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曉得。大師這幾句話，完全是說見性的境界，真如本性沒有來去，沒有生滅。像他老人家在黃梅最初開悟的時候，給五祖陳說他自己的境界，「何期自性，本來清淨」；「何期自性，本無動搖」，就是沒有來去、沒有生滅。『諸法空寂』，這一句意思非常之深，一切諸法悉皆空寂。《楞嚴經》上所講，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」，因此覓生滅了不可得，萬法皆空。我們要是說現前這個色心、萬相，說它作相續相；說相續相，說實在話還是勉強說來，不得已而方便說，說真的就是空寂。但是說空寂，的確幾個人能體會得到？幾個人能懂？這是說真實話。說相續相是方便話，方便話我們能夠體會，能懂。說真實話，必須自己要到這個境地，不到這個境界很難懂。

「諸法空寂，是如來清淨坐」，坐就是如如不動的意思。『究竟無證』，這才是真正的證了。如果說證得這個境界，自己念頭上還有我證，那並沒有入這個境界。為什麼？前面講得很清楚，「本來無一物」，他裡頭還有個證，那還是一物，那一物就是個障礙。所以要曉得，「究竟無證」，這是真證。禪宗語錄裡頭描繪這個境

界說，對外面不被外境所染（就是外不著相），內裡頭不起心動念，內不動心、外不著相，這就叫做證。雖然在這個境界裡面，自己決定不能起一個念頭：我已經證得了，我現在外不著相、內不動心了。你還起這個念頭，你外也著了相，是也動了心。對外著了什麼相？著了個「我不著相」，這是著個相。裡面怎麼動了心？「我現在已經不動心了」，這個就是動心。究竟無證，就是他真正做到了寂靜。『豈況坐也』，「豈」就是何況打坐參禪？

【簡曰。弟子回京。主上必問。】

這是太監對於皇帝的敬稱，『主上』一定會問的。

【願師慈悲。指示心要。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。】

這個就是薛簡要請法，回去這才有個交代，先把請法的意義說出來，底下他也說了個比喻：

【譬如一燈然百千燈。冥者皆明。明明無盡。】

這就是流布大法的意思，求老師能夠給他說法，他替他傳播。從下面這個文來看，我們很明顯的看出，六祖大師說法都是隨語說法，令人悟入，與《金剛經》上佛所講的「無有定法可說」完全相應。這就看他執著在哪裡，他迷在什麼地方，把他迷關打破，使他開悟，這就行了。他要是悟了，他回去，他自然就會說法、就會說得很善巧。他要不悟，只是把這個話記住傳過去，這個沒有用處的，所記得的都是死的，也許回去傳給別人，人家聽了還誤解，這個可能性都很大的，一定要他自己開悟。你看六祖答覆人家說法，用意不相同。

【師云。道無明暗。明暗是代謝之義。】

你看這是他舉出個比喻，他就這個比喻上來給他開導，你說有明有暗，覺悟了就明，迷了就是暗。『道』，真如本性裡頭沒有明也沒有暗，『明暗』是個對待的意思，換句話說，它是相對的。

【明明無盡。】

就是你說的：

【亦是有盡。】

為什麼有盡？因為是：

【相待立名故。】

因為有明明，當然就有無明，這是相對的，相對的就不是真常，所以還是有盡。

【淨名經云。法無有比。無相待故。】

這個意思在前面第一章，印宗法師向他請教的時候，他也說過，他說佛法是不二法。不二法就不是相對的，凡是相對的都是二法，《淨名經》上也是這麼說法。

【簡曰。明喻智慧。暗喻煩惱。】

這是他在解釋，我說『明』，這是比喻智慧，說『暗』，這是比喻煩惱。

【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。無始生死憑何出離。】

你看看薛簡，他的關鍵究竟在什麼地方，我們也能夠從一問一答裡面體會出來。他說，我用明暗來做比喻，沒錯。

【師曰。煩惱即是菩提。無二無別。】

薛簡把煩惱跟菩提是看作兩樁事情，對待的。六祖告訴他，煩惱跟菩提是一樁事情，不是對待的。

【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。此是二乘見解。羊鹿等機。】

這是小乘人，小乘人的見解，是佛方便說法，哪有智慧能照破煩惱？諸位要曉得，煩惱跟菩提就是迷悟，迷了就叫煩惱，悟了就叫菩提，是一樁事情，不是兩樁事情。而且是只轉名詞，實際上的事並沒有轉，還是那個事情。悟了，所有的煩惱都變成智慧，都是智慧；迷了，所有的智慧都變成煩惱，就在迷悟之間，要曉得煩惱

跟菩提的確是一不是二。

【上智大根悉不如是。】

可是諸位要想一想，六祖在第一章裡頭，對韶州韋刺史講的時候，他曾經說過，「應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，如此修行，定成佛道」。現在他跟薛簡講的話不一樣，跟前面講的完全不相同，而薛簡的見解，就跟那個時候六祖講的話差不多，差不多的意思。所以諸位要知道，這就是看對象不一樣，韋刺史的程度，比薛簡要差一個階層，薛簡他程度相當的高。所以六祖的話鋒有轉變，都是教人開悟的，所謂是隨機說法，沒有一定的。所以我們看這個講法，跟他前面講法好像完全它是相違背，其實不是相違背。佛祖說法是教對方開悟而已，什麼樣的手段都可以用，只要教他開悟就行了。所以他跟韋刺史那麼樣講法，韋刺史開悟了；他現在跟薛簡這樣講法，薛簡也開悟了，這個目的就達到了。我們看底下他怎麼說法：

【簡曰。如何是大乘見解。】

薛簡請教了。

【師曰。明與無明。凡夫見二。智者了達其性無二。】

明性、無明性是一個性，絕對不是兩個性。什麼時候叫明性？覺悟了，覺悟了就叫明性；迷惑了就叫無明性。可見得這個裡頭只有迷悟，性沒有兩樣，性是一不是二。所以煩惱的性跟菩提的性是一個性，『其性無二』。

【無二之性。即是實性。】

『實性』就是真如本性，一性無二性，生佛平等，所以佛才說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」。憑什麼說的？就是憑其性無二，眾生性跟佛性是一不是二。

【實性者。處凡愚而不減。在賢聖而不增。】

絕不能說我們現在是凡夫，我們的真如本性不如釋迦牟尼佛、不如阿彌陀佛，這個講法就錯了。我們的真性、體相、德用，與諸佛如來決定是一樣的，無二無別。現在我們會變成這個樣子，就是迷了自己的『實性』，只是迷而已；「實性」有沒有欠缺？沒有；有沒有減少一點？也沒有。『不增不減』，成佛也沒有增加一點點；當眾生，甚至於墮阿鼻地獄，也沒有減少一點點，這是真正的平等，「不增不減」。

【住煩惱而不亂。居禪定而不寂。】

雖然在煩惱，煩惱是什麼東西？實在講，煩惱是個妄想，是個虛妄的東西，與實性沒有關係，實性裡面沒有妄想。所以雖然煩惱重重，你的本性並不亂，本性沒有被煩惱所擾亂。『居禪定而不寂』，雖然你是入了定，你在修禪入了定，你的真性也不會因為你坐禪定而現的寂滅相，它沒有。

【不斷不常。不來不去。不在中間及其內外。不生不滅。性相如如。常住不遷。名之曰道。】

『道』就是指的本性。這些話都是描繪本性的實相、真相。它不斷，它也不能說常，如果說常，常的對面就有無常，無常就是斷，那又變成相對的了；要說來，來的對面有去。所以真如本性，佛經上常講，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說不出來，不但說不出來，你想也想不到，心思達不到，言語也說不出的，這是真性。但是它確確實實有，而且是一切萬法的根本，一切萬法的本源。『性相如如』，「性」說它的體，「相」是講現相與作用，相如其性，性如其相，就好比金與器一樣，金就是器，器就是金，金與器不二，性與相是一。所以覺悟的人見相就是見性，迷惑的人見相他著了相，所以他不見性。再看下面經文：

【簡曰。師說不生不滅。何異外道。】

他聽了懷疑，他說這個講法，好像跟外道講的差不多。

【師曰。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。將滅止生。以生顯滅。滅猶不滅。生說不生。】

這是說明他所講的跟外道說的不一樣，因為外道講的生與滅是相對的，他講的這些話斷常、來去、生滅統統是一。就像前面講的，煩惱即是菩提，說的是二邊，實際是一樁事情。譬如前面講的，不生當然是滅，不滅當然是生，如果這個見解，這是外道的見解。祖師說的，真如本性上不能說生滅，不能說生，也不能說滅，他是這麼個意思。

【我說不生不滅者。本自無生。今亦無滅。所以不同外道。】

諸位將來要讀大乘經，一定要能懂這個意思。

【汝若欲知心要。】

他要求的，薛簡就是請他老人家指示心要。『心要』兩個字很重要，「要」是最簡單、最扼要，也是最精華的地方。祖師就開示他，你要想知道心要，這是上上乘法的心要。

【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。自然得入清淨心體。湛然常寂。妙用恆沙。簡蒙指教。豁然大悟。】

他在這裡開悟，言下開悟。這就是說一乘佛法的心要，就在你把所有的妄念統統息掉。善念也好，是惡念也好，一切念頭都要捨掉，連捨一切念頭這個念也要捨掉，這個樣子你的清淨心就恢復了，也就是六祖所講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要到這個境界。本來無一物是真的，純真無妄，這裡面要是摻雜一物，那是虛妄的，那不是真的。所以要曉得，佛法常常用一個圓來代表，叫法輪。用圓來代表，這個意義很深很深。諸位想想看，那個圓心，圓心就是心要，你不能說它有，也不能說它無，不有不無，這就彷彿比喻我們的真心本性。如果真的到這個境界，它的作用無量無邊。如果這個圓心裡

頭有了一物，心就壞了，心要壞了，它這個圓就不起作用，整個的圓都破壞了。我們的真心本性就是如此，所以真心本性裡頭什麼都沒有。你要明白這個道理，要把你內心裡頭一切妄想、分別、執著、顛倒統統捨掉，那就恢復到你的真如本性，就是此地講的『清淨心體』，自自然然就得到，一點勉強都沒有，就得到了。

得到之後是什麼樣子？下面兩句是形容它。『湛然常寂』，你的心永遠是清淨的，永遠是光明的。「湛」就跟水，這是個比喻，水在很靜、很清，像河，我們在邊上看那個水的時候，一看就看到底下，河的底清清楚楚，這就是湛的意思，所以它有清淨、有光明的意思。「常寂」，寂是不動，如如不動。這是本體，這就是你自己的真心，就是你自己的清淨心。『妙用恆沙』，起作用，那個作用真是無量無邊，也就是佛法裡常講的萬德萬能。薛簡聽到祖師這幾句話，他就開悟了。諸位曉得，他怎麼悟的？他真的都莫思量，就跟前面說的惠明一樣，惠明不是追他嗎？追到之後要搶他的衣鉢，衣鉢放到石頭上他拿不動，以後就向他請法，他也是一句話點醒他，他開悟了。他告訴他的是：莫思善，莫思惡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如何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一下把他喊醒了。前面曾經說過，惠明在五祖會下那麼多年，為什麼不開悟？雖然天天聽，沒有真放下，幾時一放下了，這個時候就是開悟的時候。薛簡也是如此，這個時候聽了這一句話，他真的一切善惡都不思量，統統放下，清淨心現前，這就是開悟。所以諸位要知道，悟與不悟在自己肯不肯真的放下。

【禮辭歸闕。】

『闕』是宮闕，就是皇帝住的宮殿，這是拜謝祖師，告辭之後回到京師去。

【表奏師語。】

『表奏』，就等於像現在講上報告，把這個經過，祖師開示的法語，他到曹溪來的經過，統統報告皇帝。

【其年九月三日。】

薛簡到曹溪來是正月十五，上元的時候。這就是同一年九月初三。

【有詔獎諭師曰。】

皇帝又有一個詔書，就是聖旨對他褒獎。

【師辭老疾。】

因為皇帝想請他到京師來，他沒有來，是以老身體不好、多病這樣來推辭。

【為朕修道。國之福田。】

雖然你不來，皇上並不怪他，你在那裡修行，這是我們國家之福，是『為朕修道』，「朕」是皇帝的自稱，你代我在那邊修道，這是我們國家的『福田』。

【師若淨名托疾毘耶。】

皇帝也曉得，他不願意來就是了，未必真有病，是裝病，未必真有病，所以他也很明瞭。他說大師就好像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，維摩居士一樣，『托疾毘耶』，「毘耶」是地名，就是維摩居士裝病的地方。

【闡揚大乘。傳諸佛心。談不二法。】

這是對他非常非常的讚歎，在南方修行，弘法利生。

【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。】

薛簡把這個情形，以及大師所說的法語，統統都報告上來了。

【朕積善餘慶。宿種善根。值師出世。頓悟上乘。感荷師恩。頂戴無已。】

這個話是真的，在一個時代有佛菩薩應世，有高僧住世，這是

一個時代的人的幸福。武后、中宗皇帝深深的明瞭，他自己說這是『積善餘慶』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；『宿種善根』，過去世種了很多的善根，所以才能夠遇到六祖大師出世，生在同一個時代。『頓悟上乘，感荷師恩』，「感」是感動，「荷」就是擔負，大師的恩德。『頂戴無已』，「頂戴」，頂在頭上，恭敬之至。從前皇帝的確是了不起，武則天、中宗皇帝見到法師都頂禮，不是口頭上講講的，確確實實是如此。神秀大師在宮廷裡面說法，武則天跪著迎接、跪著送，確實是有善根，這個不是假的。

【拜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。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。賜師舊居為國恩寺。】

沒有法子報答大師的恩德，送了一點小禮物（出家人就袈裟、衣鉢），所以送一件衣再送一個鉢，這個袈裟跟鉢都是非常名貴的。『磨衲袈裟』，「磨衲」是料子，這個料子非常之精美，當時是高麗國對中國進貢的，就是高麗的國王送給大唐皇帝的禮物，做衣服的料子，他轉送給六祖大師做袈裟用。袈裟就是我們披的這個衣，披的衣叫袈裟。像平常我們念佛穿的，那叫海青。我現在穿的這個，這是長袍，這是便服。所以曉得，袈裟是搭的衣，那叫袈裟。鉢，當然也很名貴，鉢是水晶的，水晶鉢。同時又下個聖旨給『韶州刺史』，因為他那個地方是屬於韶州管的，叫這個地方官吏替六祖整修寺廟。不但如此，六祖大師他的老家，這是在新興縣，新興縣這是六祖大師的老家，就是他的故居，把那個地方也蓋成寺廟，皇帝賜它一塊招牌，叫『國恩寺』。國家感激他，對全國人都有恩德，「國恩寺」，這是他的故居。由此可知，當時的帝王對於大師是多麼的崇敬。再看底下第九章：

【法門對示第九】

這一章主要是講，教人如何說法，如何啟發人開悟，所以這一

章也非常的有味道。

【師一日喚門人法海。志誠。法達。神會。智常。智通。志徹。志道。法珍。法如等。曰。汝等不同餘人。】

這是把他弟子當中，一些大弟子，這些人將來都是在一方要傳法的，一方的教化師，把他們叫過來，特別教誡他們說，你們跟別的人不一樣。

【吾滅度後。各為一方師。】

這個道理在此地，不同就在這個地方，六祖入滅，這些人都要到其他的地方去弘法利生。

【吾今教汝說法。不失本宗。】

『本宗』就是達摩祖師來，一直傳到六祖，這個宗旨。他說我教你們怎麼說法，才不離開我們的宗旨。

【先須舉三科法門。動用三十六對。出沒即離兩邊。】

這是說法的大原則，原理、原則，非常非常的重要，『出沒即離兩邊』。

【說一切法莫離自性。】

這是六祖在《壇經》裡面所顯示的，字字句句不離『自性』。

【忽有人問汝法。】

這是假設有人向你請教，來問你。

【出語盡雙。】

所說出來的時候都是雙關語。

【皆取對法。】

『對法』是什麼？與他相對的。這個原因在哪裡？破他的執著，他要說有，我就跟他說空；他要說空，我就跟他說有，去他的執著而已。妄想執著打掉了，他就恍然大悟，他就明心見性，這個說法的宗旨就達到了。所以說「出語盡雙，皆取對法」。

【來去相因。究竟二法盡除。更無去處。】

這句話很重要，到究竟的時候是二邊不立，一法也不存，這是真正見道。下面再講：

【三科法門者。陰。界。入也。】

就是五陰、十八界、十二入。這下面說：

【陰是五陰。色受想行識是也。入是十二入。外六塵。色聲香味觸法。內六門。】

就是六根。

【眼耳鼻舌身意是也。界是十八界。六塵。六門。六識是也。】

這是把一切法歸納為三大類，叫「三科法門」，三科展開就是一切法。

【自性能含萬法。名含藏識。若起思量。即是轉識。】

『轉識』就是第七識。『含藏識』就是阿賴耶第八識。「即是轉識」：

【生六識。】

所以從第七識末那，就生前面的『六識』。「六識」：

【出六門。見六塵。如是一十八界。皆從自性起用。】

『自性』有體、有用，體、相、作用無不具足。像一部《華嚴經》的經題上，一開頭就是「大方廣」，大就是本體、自體，方就是講相、現相，廣就是作用。真是一切具足，沒有一絲毫的欠缺，佛與眾生沒有兩樣，在佛也是體相用，在我們現前眾生也是體相用，乃至於在三途地獄它還是體相用，所以說生佛不二。這個裡面差別在哪裡？就是個迷悟。

【自性若邪。起十八邪。自性若正。起十八正。】

三十六對就是從這來的，邪與正。所以佛、菩薩他就是正而不

邪，所謂凡夫是邪而不正。修行，禪家尤其是注意從根本修。根本是什麼？自性。自性正了，沒有一法不正，法法都正，根源正了。

『自性若邪』，你形象想叫他正，他也正不了；縱然正，是裝模作樣的正，不是真正的正。所以要從心地修，要從自性起修。這底下說：

【含惡用即眾生用。】

這個『惡用』就是迷用。

【善用即佛用。】

『善』是善巧方便，是覺悟的作用。覺悟的作用，那是佛菩薩，善巧方便。

【用由何等。由自性有。】

實在講誰在起作用？自性在起作用。底下再講，這是三十六說出來了，這說對法。

【對法。外境無情五對。】

這是舉例。

【天與地對。日與月對。明與暗對。陰與陽對。水與火對。此是五對也。】

這是舉例，一切法統統是相對的，這是從外境上說。

【法相言語十二對。】

這在作用上也是對待法。

【語與法對。】

『語』是言語，『法』是內容。

【有與無對。有色與無色對。有相與無相對。有漏與無漏對。色與空對。動與靜對。清與濁對。凡與聖對。僧與俗對。老與少對。大與小對。此是十二對也。】

這是從法相言語上，舉了十二對。下面再：

【自性起用十九對。】

這都是舉例，這是自性的作用。

【長與短對。邪與正對。痴與慧對。愚與智對。亂與定對。慈與毒對。戒與非對。】

『非』就是破戒。

【直與曲對。實與虛對。險與平對。煩惱與菩提對。常與無常對。悲與害對。喜與瞋對。捨與慳對。進與退對。生與滅對。法身與色身對。化身與報身對。此是十九對也。】

這是講對法。

【師言。此三十六對法。】

他這是舉這個例子，好比是一個公式。

【若解用。】

『解』是你徹底明瞭，你能夠善巧運用。

【即道貫一切經法。出入即離兩邊。】

這個兩句話非常非常的重要。『貫』就是貫穿，也就是通達，一切經法沒有不貫穿，沒有不通達的。『出入即離兩邊』，完全符合於中道。

【自性動用。共人言語。外於相離相。內於空離空。若全著相。即是邪見。若全執空。即長無明。】

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話，教我們空有二邊都不執著，這是真實的智慧。凡夫是完全著相，所以凡夫邪見，邪知邪見。二乘人著空，像阿羅漢、辟支佛，他為什麼不見性？因為他增長無明，他著空。所以唯獨菩薩聰明，他能夠空有二邊都不執著。底下說：

【執空之人。有謗經。直言不用文字。】

這個尤其是禪宗裡頭的，聽說這個法門是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」，好了，他就執著空，一切經教他都不要，甚至於他毀謗，這

是錯誤的。所以大師在此地說：

【既云不用文字。人亦不合語言。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。】

『文字』不過是語言的符號而已，不要文字，那也不要說話，你說話，說話就是文字相。

【又云。直道不立文字。即此不立兩字。亦是文字。】

你說不立文字，這還是文字。

【見人所說。便即謗他言著文字。】

這是那個時候很多學禪的人都有這個毛病，現在就更不必說了。有這些病他自己不知道，自己不知還罷了，再影響別人，那這個罪過就大了。所以大師底下說：

【汝等須知。】

『須』是必須要知道。

【自迷猶可。又謗佛經。不要謗經。罪障無數。】

經是佛說的，所以說是毀謗三寶果報在阿鼻地獄。

【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。】

這是對外著相，心裡頭又想求明心見性。

【或廣立道場。】

這是到處建寺蓋廟。

【說有無之過患。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。】

為什麼不可見性？心不清淨。所以這一點我們自己心裡面要明白，心裡頭有一點點東西放不下，就不能見性。道場要不要建立？要建立。我常跟諸位說的，要隨緣，不要攀緣。攀緣，心不清淨，障道。你修行，像我們念佛人不能得一心，功夫不能成片，縱然道場蓋好了，蓋得再大，還是在這個世間生死輪迴，不能往生。所以說道場建立了，自己的心還是清淨，還是外不染、內不動，這樣去建道場。我們自己明白，也能夠觀察別人，像經上說的，現在末法

時期「邪師說法，如恆河沙」，他邪在哪裡？他心不清淨就是邪，他裡面還有名聞利養，還有放不下，或者還有好勝，還有嫉妒障礙的，這個心不清淨。我們聽他說法就要謹慎了，他說十句話裡面，當然也有幾句是正法，也有幾句是邪法，我們要能夠揀別。我們依正法修行，他那個邪法我們就捨掉，對我們就有利而無害；完全聽他的，那就有害了。我們看下面一段，底下的開示都非常重要：

【但聽依法修行。又莫百物不思。】

這個不可以，你說我什麼都不想了，什麼都不想不行，什麼都不想就變成無想定，將來修成功也是外道。想也不行，不想也不行。實在講佛菩薩有沒有想？也有想亦無想，就是六祖前面跟神會說的一樣，他亦有見亦無見；諸佛菩薩亦有想亦無想，有想是什麼？為一切眾生想，亦無想是沒有為自己想。無想是對自己，有想是對眾生，念念想幫助別人，絕對沒有一念想到自己，所以說亦有想亦無想，這個就是非有想非無想，要懂得這個道理。所以佛法是活活潑潑的，不是一個死呆板的，什麼都不想了，這是無想定。

【而於道性窒礙。】

那是增長無明，那是障道，不能見性。

【若聽說不修。令人反生邪念。】

我們聞到佛法，明白佛法，要修行。如果我們對佛法道理非常通達明瞭，自己不肯幹，別人看到的時候會起疑心。你講給別人聽，人家也不會相信，你說佛法那麼好，你為什麼不幹？你自己不肯幹，可見得你說的那個好，未必是真的，懷疑。

【但依法修行。無住相法施。】

法布施非常重要，『無住相』就是不著相，《華嚴經》裡面特別說明法布施的功德，勸勉菩薩應當要去做去。

【汝等若悟。依此說。依此用。依此行。依此作。即不失本宗

。】

這是六祖大師把如何接引學人，如何對人家說法，原理、原則說出來了。下面他又舉了個例子說：

【若有人問汝義。】

假如說有個人來向你請教，來請教你。

【問有將無對。】

我們前面就看到過，志道禪師問佛性有常，大師說佛性無常，他就這個對答他。佛經上明明說有常，他老人家說無常，要曉得他這個說法沒說錯。所以他說無常，跟佛說的有常是一個意思，因為佛說有常是教人開悟的，他說無常也是教你開悟的，只要你開悟了，這用的方法是一樣的，一樣有效，這就是無有定法可說。所謂說法是破你的執著而已，是把你障礙、堵塞那個地方打通而已，不管用什麼方法，打通這就對了，問題就解決了。所以說『問有將無對』。

【問無將有對。問凡以聖對。問聖以凡對。二道相因。生中道義。】

這兩句話非常重要。《六祖壇經》裡頭這些方法，後來人拿這個就套，騙人。所以禪宗裡面你碰到的時候，他也跟你這麼說；其實他還是迷惑顛倒，他只會說而已，意思他並不懂，他自己也沒悟，他怎麼能教你開悟。所謂是機鋒語，無非是什麼？騙人而已，嚇唬人而已，這個東西普通人學不得的。你看看他跟誰說，跟他底下幾個大徹大悟的徒弟們說的，他不是對大眾說的。這個東西大眾學不得，學去之後都變成口頭禪了。

我們看《印光大師永思集》裡面有一個居士，這名字我忘掉了，我也是剛剛學佛，大概總是三十年前看的，有這麼個印象。他寫了一封信請教印光大師，他自以為禪很高明、很了不起了，說一千

七百則公案他差不多統統都參透了，還只剩幾條還有疑惑，還有幾條不通，其他的一千七百條統統都沒有問題，都參透了。一千七百則公案就是禪宗一部語錄，叫《五燈會元》。印光大師給他答覆得妙極了，他說一千七百則公案有一條參透了，全都透了；如果有一條還沒有透，那一個也沒懂。他接到這個信之後，滿身大汗，五體投地，老實念阿彌陀佛，跟印光法師念阿彌陀佛。這個不行，不簡單，實實在在不簡單，他那個哪叫參透？他叫打妄想，自己以為是懂得了，其實全沒有懂得。

所以這裡講『二道相因，生中道義』，譬如說前面講，人家問有，你就答無。人家問有，他執著在有，你說無，破他的執著，破他有的執著。有的執著沒有了，打掉了，無也沒有了，有無二邊都沒有了，這是中道，用意在這個地方。所以佛說法無非是破人的執著而已，你執著空，他就用有來打破你；你執著有，他就用空打破你；你執著是凡夫，他用聖來答你；你執著聖，他用凡來答你，總是教你二邊不立，心地裡頭乾乾淨淨，不要有一樣東西。所以諸位要明瞭，譬如說他執著有，來問有，有就是他心裡面的骯髒的東西，你用無，無是一個抹布，去把它抹乾淨，就這個意思，是對治他的。就好像這個人有病，你給他藥吃，病好了，病好藥也不要了。病好了還要吃藥，那這還是個病人，不算是個健康的人，健康的人哪裡需要吃藥？藥、病二邊都打掉了，這個人就是健康的人。所以他說法的原理、原則就是如此，這個叫做稱性之說。說法的本人，當然自己也是一法不立的，心地清淨的。所以他才會善用，他才能真正理解，才會善用。所以這種例子普通人套不得的，我們迷惑顛倒，平常也套這個例子跟人家開玩笑，那就是有過失的，這是要不得的，這變成是抬槓子。人家那一點，他就大徹大悟，你看對薛簡。再看底下：

【汝一問一對。餘問一依此作。即不失理也。】

凡是與人家問答，都要依這個原理、原則。『不失理』，「理」就是見性，自己決定不迷，也要破人家的迷惑，幫助他見性。

【設有人問。何名為暗。答云。明是因。暗是緣。明沒即暗。以明顯暗。以暗顯明。來去相因。成中道義。】

所以諸位特別要注意，你看他每一句結論後頭『成中道義』，這就不失本宗。如果套這個例子與人家問答，中道義顯不出來，這種問答就叫戲論。你是開玩笑，戲論。必須要破當人的執著，破當人的迷惑，這樣才行。

【餘問悉皆如此。】

不管人家提出什麼問題，要依照這個原理、原則來答覆。

【汝等於後傳法。】

這是教他們幾個人，你們自己教人，以後教你們的學生，把這個法代代傳授下去。

【依此迭相教授。勿失宗旨。】

實在說，後人用這種方法來說法的，實在是很多，我們在禪宗語錄裡面看到太多太多。但是後來的禪德，有不少真正是有功夫的。所以《大藏經》裡面有些禪宗的語錄，你要懂得這個法則你就可以看，你曉得他答的是什麼意思。他答的言語是意在言外，譬如說問有，他答無，是不是答無的這個意思，不是的，意思在哪裡？意思在中道，意在言外。所以你要隨語生解就錯了，那就完全誤會了。所以這一點，他這一段太巧妙了，這個方法實在是善巧方便。再看末後這一章：

【付囑流通第十】

這一章經文比較長，我們要把它分成小段來說。凡是有功夫的人都能預知時至，念佛的人很多，參禪的人也一樣。六祖大師在圓

寂之前，也是預知時至，我們看第一個小段就很清楚、很明白。

【師於太極元年壬子七月。】

這是公元七百一十二年。這一年也就是玄宗做皇帝，玄宗就是唐明皇，這是唐朝歷史上很有名的，就是唐明皇做皇帝的那一年，第一年。

【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。】

『命』就是他派人去，派他的徒弟到『新州』，他的老家，他出生的地方。他老家「新州」，他從前住的那個地方，現在已經那裡建寺，改成寺，叫『國恩寺』，前面我們看到的。在那裡『建塔』，「建塔」什麼用？他死了之後，這個身體就放在塔裡頭。

【仍令促工。】

同時又吩咐他們要趕工。

【次年夏末落成。】

到第二年，你看看這個塔差不多蓋了一年。七月，壬子七月開始建塔的，派人去建塔，叫他們趕快蓋。到第二年夏天，七月、八月、九月都是夏天，一年的時間蓋成功，塔落成了。

【七月一日。】

這就是公元七百一十三年七月初一。

【集徒眾曰。】

這就集合大眾說：

【吾至八月。欲離世間。】

他是一個月之前宣布。什麼時候曉得？派人去建塔應該就曉得了。所以他預知時至是一年多，一年多以前他就曉得他要走了，他要離開這個世間了。

【汝等有疑。早須相問。為汝破疑。令汝迷盡。】

你們大家如果有疑惑趕快問，我還能幫得上忙。

【吾若去後。無人教汝。】

這是勉勵大家有問題趕快來問。

【法海等聞。悉皆涕泣。】

這些徒弟們聽了這個話，每個人都流眼淚，都非常難過。

【惟有神會。不動神情。亦無涕泣。】

這個『神會』小師，他很有定功，他跟大家不一樣，別的人看師父要走了，很傷心，他若無其事。

【師云。】

六祖說：

【神會小師。】

這是年歲最小，就是出家受具足戒不滿十年，都可以稱『小師』。

【卻得善不善等。毀譽不動。哀樂不生。餘者不得。數年在山。竟修何道。汝今悲泣。為憂阿誰。】

這是把大眾責備一頓，對神會誇獎了一下。神會不動心，『善不善』他心平等，他在這個境界平等，就是善惡境界他心平等的，換句話說，順逆境界裡頭他心也是平等的，順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他心平等。『毀譽』，「毀」是你毀謗他，或者是你稱讚他，他也不動心。這個時候師父走了，這是哀的事情，住世是樂，他『哀樂不生』，他這個心真正到清淨、平等。所以他說別的人功夫還沒到，還比不上神會小師。你們在山中這麼多年修的什麼道，連八風吹不動都沒有成功，都沒有修到，這怎麼行？你們今天是悲泣，你悲泣，你憂誰？你們悲傷的什麼？

【若憂吾不知去處。吾自知去處。吾若不知去處。終不預報於汝。】

你們以為我不知道到哪裡去，我要不曉得到哪裡去的話，我怎

麼會預先告訴你？換句話說，我預先告訴你，我就知道我要到哪裡去，你們憂個什麼？這是預知時至。

【汝等悲泣。蓋為不知吾去處。若知吾去處。即不合悲泣。】

你們今天悲泣，真的不曉得我到哪裡去，你們要曉得我到哪裡去，一定很高興，絕對不會悲泣。這是真的，因為假的。

【法性本無生滅去來。汝等盡坐。】

叫大家統統坐下來。

【吾與汝等一偈。名曰真假動靜偈。】

六祖大師給大家說一首偈。

【汝等誦取此偈。與吾意同。】

就跟我的心相應。

【依此修行。不失宗旨。】

依照我這個話去修行。這是第二個小段，以偈頌開示什麼是真、什麼是假，「真假動靜偈」，主要的就是真假。

【眾僧作禮。請師說偈。偈曰。】

向下一共是有八首偈，這是五言偈頌。第一首所說的，就是《金剛經》上兩句話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。

【一切無有真。】

這是講一切萬法，絕對不是真實的。

【不以見於真。】

這個意思就是說，你不要誤會了，不要把它當真的來看待。

【若見於真者。是見盡非真。】

假如你要把一切萬法都當作真的，你這個見解絕對不是真的，這個不是佛知佛見，那是凡夫知見。第二首是講離妄真的就現前。

【若能自有真。離假即心真。】

什麼是假？第一首偈子就說的是假，你能夠完全捨離了，換句

話說，你真正明瞭一切萬相不是真實的，像《金剛經》上所說的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、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，那你跟佛的看法就沒有兩樣。所以你在一切法裡面，你不會執著，這個就叫離假，就是離一切執著。一切法有沒有？有。一切法可不可以受用？可以受用，非常自在的受用，快快樂樂的受用，不執著。不執著只有樂沒有苦，執著的時候裡頭苦多樂少，而苦太多了，所以不要執著。離假心就是真的。

【自心不離假。無真何處真。】

這個兩首偈都是講真假，辨別什麼是真、什麼是假。離了虛妄的執著，那就是真的，佛在《華嚴》上講，只要我們能夠離開妄想執著，如來智慧德相統統就現前了。

【有情即解動。無情即不動。若修不動行。同無情不動。】

這是第三首偈。『有情』就是指我們現在講的動物，有情眾生。有情眾生，當然他要動的，譬如我們常講，我們現在術語裡講活動。活的，當然就有動；不動，不動就死了。所以我們名詞術語都有很深的含義在，活動。「有情即解動」，他這個話就點破那個坐禪的，坐禪的不動；『無情即不動』，「無情」是植物、礦物，它不動，它沒有情識它不動。『若修不動行』，就是前面講「常坐不臥」，天天在那裡坐禪，『同無情不動』，那個修法，怎麼修法也不如大石頭。大石頭幾百年、幾千年在那裡不動，你怎麼修法你也修不過它，修成了也不過是一塊石頭而已。「不動」是要求的心不動，不是身不動，身要動，要活，要動。

【若覓真不動。動上有不動。不動是不動。無情無佛種。】

前面兩句是正說，後面兩句是反面的說。你要想找真的不動，在哪裡？『動上有不動』。像佛法裡用法輪比喻，輪是動的，輪要不動，一點作用沒有，輪的功用就是動。今天的科技之所以能夠發

達，諸位想想，離開輪一切都不能起作用，什麼樣的機件都離不開輪，它是動的。動裡頭有個不動，它的圓心不動，它的圓周在動，不停的在動，心不動。所以要曉得，動中有不動，那是真不動。我們這個身，佛就把他比作輪，身要動，心不能動，所以我們身裡頭動中有不動。拜佛五體投地，也叫五輪著地，在那裡動，心不動，心不動就是誠敬。所以拜佛，我們今天世間人講養生，養生之道，佛法的拜佛就講絕了。我們養生，身要運動，身不動，身體是機器，不動就生鏽，就什麼毛病都出來了。身要動，心不能動，心要動了心就出毛病，心它本來是不動的。所以我們拜佛，身動心不動，這是最好的養生之道，這世間人不曉得。

尤其是外國人，你不要看到好像很著重講究衛生，他實在是太不衛生了。這是真的，一點都不假。譬如說飲食，我們中國人幾千年來的確講究，這是養生，早晨要吃得好，中午要吃得飽，晚上要吃得少。外國人顛倒，外國人是早晨、中午都馬馬虎虎的，晚上要吃得很飽，吃得很好。所以都吃得肥肥壯壯的，毛病，那個不正常的。為什麼？他吃得那麼好，吃得那麼飽，吃完就睡，這個就是很大的毛病因素。外國人他工作緊張，第二天一早上班，他只好晚上很早就要睡覺，他第二天早晨才有精神。他不曉得，晚上應當少吃，他就不會有那些病，不會有那些毛病，他頭腦也會清醒，不會糊裡糊塗。我看外國人真笨，比中國人差遠了，中國文化畢竟是非常的悠久，對於人生體驗非常的深刻。養生之道這個注意，我們要想自己身心健康，心要清淨，不打妄想。

諸位要曉得，你所想的統統叫妄想，所想的沒有意義。如果說一想這東西就來了，那你想還可以說，想了還是空想，想了也不能成功，那何必去想它？用不著。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，用不著去想它；未來的事情還沒來，你想它幹什麼？還沒有來，你何必去多

想它？現在，說現在，現在已經過去了。所以《金剛經》上說「三心不可得」，曉得三心不可得，什麼妄想也不打了。妄念實在止不住，就把它換成阿彌陀佛，就念佛去。這個是真的，這是學佛念佛人養生之道，最高明的養生之道。所以動靜要認清楚，要知道「動上有不動」，這是真不動。『不動是不動』，這個就是誤會了，以為什麼叫不動？那個東西在那裡不動叫不動，這個錯了。動上有不動，那是真正的不動，是佛法講的。你要是把不動當作不動，我每天坐禪坐在那個地方，盤腿打坐在那裡不動，這個樣子叫做不動，『無情無佛種』，那是什麼？無情眾生。石頭、木頭它才不動，怎麼能夠學石頭？怎麼能學木頭？這個是無情，也沒有佛種。再看底下一首：

【能善分別相。第一義不動。但作如此見。即是真如用。】

前面第四首是說明真不動，破除一般人常坐不臥的這個觀念，破除他這個錯誤觀念。這一首，「外措施裕如，內不動其心」，這才叫真正的不動。所以『善能分別相』，沒有一樣不知道，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，這是動，樣樣清楚。『第一義不動』，「第一義」是什麼？就是真如本性，這個不動。古人常說，這個不動是講心不動。遇到特殊的順境或者是非常的逆境，一般人的心會動，會有大的歡喜、大的憤怒，能夠在這個時候心平靜如水，這是真正的功夫。我們在這個境界裡面要能做得了主，我們生死就有把握，這是真的；不管你學不學佛，我不學佛，生死也有把握，不會墮惡道。為什麼？走的時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他不動。一般人臨走的時候，為什麼手忙腳亂，原因是什麼？怕死。死到臨頭了，這是最大的恐懼，心動了，這一動的時候就無所措，這就被業流轉，受業力牽引。你這個時候能做得了主宰，那來去自由。

可是諸位要曉得，這個時候這個境界是非常的境界，是個大逆

境。平常小的逆境裡面，自己控制不了自己，這個時候決定控制不了。所以多少修行人，臨命終時手忙腳亂。所以這個功夫要怎麼？平常要用，順境裡面不起貪心，沒有歡喜心；逆境裡面沒有瞋恨心，沒有憤恨心，心永遠保持平靜，這就是修定，這就是修一心不亂。我們念佛人就希望常常能保持清淨、平等的心，不被外境干擾，要能保持這個。『但作如此見，即是真如用』，「如此見」，就是指不能像無情的木石那樣的不動，應該效法諸佛菩薩，對於一切法相善能分別，大慈大悲教化眾生。於第一義不動，就是你的清淨心不動，這就是真如起用。換句話說，就是你真如本性起作用，用在哪裡？用在日常生活之中。我看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好了。